

收入差距、市场分层与政府行为

杨小科^{*1}, 刘 激¹, 谭华清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构建市场分层模型将以往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的机制统一起来, 并且通过市场分层模型将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作了更为全面的讨论。认为当供给弹性较低时, 收入不平等将会导致市场分层。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同时存在的市场里, 高收入者之间的竞争将会推高市场的均衡价格, 面对较高的市场价格, 低收入者很可能减少在这一市场上购买, 而转向较为低端的市场, 于是出现市场分层。如果市场分层发生在消费品市场则会扩大低收入消费者和高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差距, 二者之间的需求结构的差异会抑制国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从而不利于产业升级; 如果市场分层发生在要素市场则会进一步扩大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未来的收入差距。为了实现我国经济供给结构的优化, 减少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导致的对市场分层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需要一个更加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除了收入再分配政策, 着力于增强市场的供给弹性的政策也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上述影响。

关键词: 收入差距; 市场分层; 需求结构;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16)02—0169—09

一、引言

公平与效率是人们经常关注的主题, 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目前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的影响, 理论界讨论最多的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是 Kuznets(1955)提出的引起持续争论的倒 U 假说。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 收入分配差距会经历先扩大然后逐步缩小的时间路径。对于这一假说, 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三派观点。Robinson(1976)从理论上证明了倒 U 假说的正确性, 然而很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支持倒 U 假说, 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是 Deininger & Squire(1998)的工作, 他们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倒 U 假说。更加符合现实的也许是, 倒 U 假说并不是一条经验法则, 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会出现不同的路径(王检贵, 2000; Bigsten & Levin, 2000)。就中国经验来看, 收入差

距在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收入差距收敛的趋势尚未出现(王小鲁、樊纲, 2005)。部分学者(张车伟, 2006)也证实了中国收入差距可能会出现“马太效应”。从已有文献来看,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有储蓄投资机制(Kuznets, 1955), 政治经济机制(Alesina & Rodrik, 1994), 市场规模机制(Murphy, Shleifer & Vishny, 1989)教育-生育机制(Perotti, 1996)和社会稳定机制(Alesina & Perotti, 1996)。可见收入分配不公平将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上述工作对于增进人们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 以往对收入分配的研究过多关心经济增长而对其他方面的研究不足, 而且大部分研究缺乏微观基础。

与以往文献不同, 本文的贡献在于不仅很好地将上述市场规模机制、教育-生育机制以及社会稳定机制等统一在同一个框架内——市场分层机制,

收稿日期: 2015-12-26

作者简介: 杨小科^{*}(1983-), 男, 河南济源人, 副教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是企业管理、技术创新等研究, E-mail: yangxiaoke91@126.com; 刘激(1982-), 男, 湖南长沙人, 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学, E-mail: liulian_eco@163.com; 谭华清(1987-), 男, 湖南攸县人, 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E-mail: htan023@163.com。^{*}为通讯作者。

而且对收入分配不公平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探讨更加全面,本文的分析涉及到经济增长,消费差距,未来的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而这些分析都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首先从简单的供求原理出发构建了一个市场分层模型,给定供给满足一定条件下,在低收入和高收入者竞争的市场里,过大的收入差距,高收入者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均衡价格的上升,从而高于低收入者最高承受水平,更多的低收入者会退出与高收入者的竞争,转向更低端的市场,从而出现市场分层。市场分层的出现还取决于商品供求弹性。不同供求弹性的产品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市场分层。市场分层的经济社会影响取决于商品的性质。如果是市场分层发生在消费品市场,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低收入者对高质量的产品的需求增加对低质量商品的需求。这种需求的转移,会导致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重叠需求在减少,对于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往来(主要是贸易)发展缓慢,这一个结论与市场机制相似。市场规模机制说的是,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情况下,工业部门的产品的市场规模受到限制,因而制约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如果市场分层发生在要素市场,低收入者会减少对优质生产要素的需求,由于生产要素的质量会影响未来产出,因而此类的市场分层会加剧收入差距,即出现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例如,教育市场的分层会导致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低于高收入家庭,市场分层越加严重,两者的差距越大,从而影响未来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这与教育-生育机制相似。

正如适度的收入差距是有益于经济一样,适度的市场分层也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市场分层使得经济更加多样化,企业的种类和数量都随着市场分层而增加,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严重的市场分层尤其是要素市场分层会制约经济增长。处于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由于消费不同的物品经历不同的生活,可能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观,人生观,于是可能出现社会分层。因此,通过产品市场分层,要素市场分层和社会分层机制将市场规模机制,教育-生育机制和社会稳定机制统一在市场分层的机制中。结论相似但分析的方法完全不同。

透过市场分层机制,找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更加深刻影响,那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利的影响。如果对产品质量的需求是收入

的函数(Bils & Klenow, 2006),那么收入差距扩大会通过市场分层机制制约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与创新。因为,如果高收入群体较小而却占据了过多的财富,那么大部分普通民众是低收入群体,因此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规模有限,经济体内的企业不愿投资研发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因为整个社会对低质量的产品的需求依然巨大,甚至超过了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如果不能有效改善收入差距,将使产业结构固定在一个低质量的重复生产水平,从需求端遏制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也具有现实意义。

就中国来看,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而且有可能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林毅夫, 2008)。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和区域收入差距过大。李丽娜(2007)认为,我国城市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其他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李实、罗楚亮(2007)也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远远高于许多其他国家。我国经济不仅面临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还正经历着增速换挡的新局面。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保持在8%以上的速度堪称奇迹(张军, 2013)。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GDP增长率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常态”,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而要促成这些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要考虑供给端的投入和调整,也要考虑需求端的消费能力。本文认为,收入分配对于产业升级转型是有影响的。如果收入分配极端不公平,对于高质量产品的需求的消费者的规模受到限制,而低端产品的市场需求仍然巨大。国内的厂商提升产品质量进行产品升级的动力就不足。所以,本文认为收入差距是形成需求端的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当本文在着力于供给侧改革以提高我国经济中长期的潜在增长力时,合理的消费结构是供给侧改革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通过调整收入差距才能实现与供给端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可持续性的升级。

如图1所示,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美元以上,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国际的经验来看,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挑战极多,大部分国家因此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每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因此,如何通过政策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对产业升级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本文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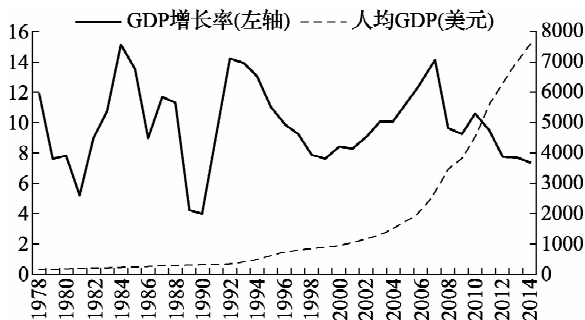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1978—201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指标库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

二、收入差距扩大与市场分层

本文所谈的市场分层是指同类商品中存在不同层次的市场,主要有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不同层次的市场供给者和消费者存在差异,层次越低,供给者提供的产品的质量越低,品种越少,对应的消费者的收入越低。市场力量是指影响价格的力量。将在这部分分析收入差距扩大与市场分层的关系,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市场分层的程度,其中产品市场分层会导致高低收入者之间的需求结构的差异,要素市场分层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剧收入差距扩大。从供求原理出发构建一般性的市场分层模型,然后将市场分层模型扩展到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下面谈到的定价权是一种影响价格的权力,与以往对定价权不同。下面的分析都坚持以下假定,一是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过大不加以区别^①;二是不考虑供给层面的变动。^②

1. 产品市场分层

(1)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类消费者,一类是高收入消费者A,另一类是低收入消费者B,用前者的收

入增长速度快于后者代表收入差距扩大。还假设两类消费者对该商品不存在餍足点。为了考察收入变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设定如下需求函数。

$$q_1 = -ap + by_1 \quad (1)$$

$$q_2 = -kp + ny_2 \quad (2)$$

其中, q_1 表示低收入消费群体的需求函数; q_2 表示高收入消费群体的需求函数;且 y_1 和 y_2 分别表示低、高收入消费者的收入,且 $y_1 < y_2$; p 是该商品的价格; a, b, k 和 n 是参数。

$$Q^d = q_1 + q_2 = -(a+k)p + by_1 + ny_2$$

用 s 表示市场的供给曲线,并且令供给曲线为价格的线性形式 $Q^s = cp + d$,均衡价格为:

$$p^* = \frac{(by_1 + ny_2)}{a+k+c} - \frac{d}{a+k+c} \quad (3)$$

对等式(3)取全微分得到:

$$dp^* = \frac{b}{a+k+c} dy_1 - \frac{n}{a+k+c} dy_2$$

对等式(1)、(2)取全微分得:

$$dq_1 = -adp + bdy_1 \quad (4)$$

$$dq_2 = -kdp + ndy_2 \quad (5)$$

两类消费者对于同类产品的需求量是否增加取决于均衡价格变动和收入的变动,联立式(3)、式(4)、式(5)得到:

$$dq_1 = -\left(\frac{ab}{a+k+c} - b\right) dy_1 - \frac{an}{a+k+c} dy_2$$

$$dq_2 = -\left(\frac{kb}{a+k+c}\right) dy_1 - \left(\frac{an}{a+k+c} - n\right) dy_2$$

令 $dy_2 = edy_1 > 0, e > 1$ 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则有,

$$dq_1 = \left(\frac{bk + kc - ean}{a+k+c}\right) dy_1$$

$$dq_2 = \left(\frac{ean + enc - kb}{a+k+c}\right) dy_1$$

$$\text{则 } \frac{\partial dq_1}{\partial e} = -\frac{an}{a+k+c} dy_1 < 0 \quad (6)$$

同理,得到:

$$\frac{\partial dq_2}{\partial e} = \frac{an + cn}{a+k+c} dy_1 > 0 \quad (7)$$

由于 y_2 的增长幅度比 y_1 大,即 $e > 1$,从式(6)、式(7)可以发现,随着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低收入消费者对于此类物品的消费的增加会受到收入差

^①收入差距出现必然会出现市场分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本文的分析是分析收入差距扩大是如何加剧市场分层。

^②本文没有考虑收入差距扩大对供给的互动。

距扩大的限制而且有可能会减少对这一商品的消费,也就是说,即使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增长了,而由于高收入消费者收入增长的更快,低收入消费者的生活福利可能不会由于他本身的收入增长而增加反而会降低。图2展示了一种特殊情况的市場均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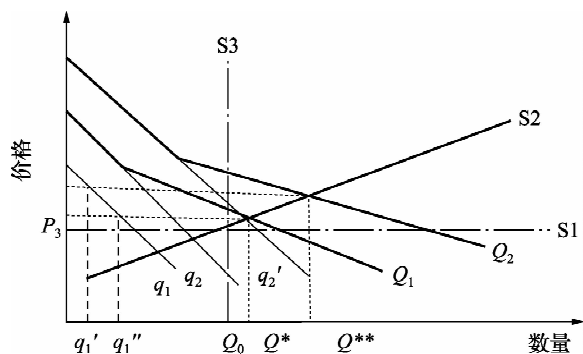


图2 存在收入差距的两类消费者的市场均衡图

注: Q_1 表示 q_1 和 q_2 加总得到的市场需求,它是两类消费者需求函数加总得到; S_1, S_2, S_3 为三种不同的市场供给曲线; q_2' 表示第二类消费者收入增加之后的需求函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假设只有第二类消费者收入增加,而第一类消费者收入不增加,考察此时的市场的均衡情况。在图2中,用 q_2' 表示第二类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后的需求曲线。第二类消费者(高收入者)收入变动前后市场均衡产量分别为 Q^* 和 Q^{**} ,很显然 Q^{**} 对应的市场均衡价格高于 Q^* 的价格。在均衡产量为 Q^* 的时候,第一类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量为 q_1^* ,均衡产量为 Q^{**} 的时候,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量为 q_1^{**} ,显然, $q_1^* < q_1^{**}$,因此,当高收入消费者群体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群体的时候,低收入群体对于此类商品的购买有可能会减少。这说明,高收入消费者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增长速度的条件下,高收入消费者收入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价格水平,从而降低低收入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降低低收入者的福利。如果该市场的商品是必需品,作为低收入者,他们会逐步减少与高收入者在消费上的竞争,低收入者将会转向低端市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这就出现了消费者的分层。

(2)弹性与市场分层。事实上,市场分层的程度与产品的性质有关。其中商品市场的供求弹性影响了市场分层的程度。市场分层程度用高低收入群体在同类市场的消费量的差异来表示。需求

价格弹性反映的是价格变动对需求量变动的影 响。很显然,低收入者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均衡价格的上涨会使得低收入者较大幅度的减少对这一市场商品的购买。然而需求收入弹性有着相反的力量。因为仍然假设低收入者的收入在增长,因此,需求收入弹性越大,说明,收入的增长会引起较大幅度的市场购买。因此,市场分层的最终程度是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看供给弹性与市场分层的关系,供给弹性越大,对于抵消需求方导致的价格上涨的力量越大。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供给弹性越大,市场分层的程度越低。直观的看,将供给曲线改成具有完全供给弹性的形式和完全没有弹性的形式,即: $S_1: P = P_3, S_3: Q = Q_0$, 如图2所示,当供给曲线完全具有弹性的时候,市场分层不会出现。当供给曲线的弹性越大,供给厂商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这种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高收入者对价格上升的正的影响。

综上所述,市场分层的最终程度取决于收入差距的大小,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还有供给弹性。也就是说,即使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市场分层的影响可能因为产品的弹性不同而效果不一样。

2. 扩展:要素市场

在前面主要分析的是消费品,收入差距导致市场分层从而降低了低收入者的消费质量,而如果是购买者在同一要素市场上竞争的话,由于要素具有影响未来产出的性质,在这个条件下,收入差距过大对于购买者而言,可能有不同于对消费品的影响。同样的,假设具有两类要素的消费者,一类是高收入者A,一类是低收入者B,他们将在高档生产要素和低档生产要素中选择以最大化自己的产出。高档生产要素和低档生产要素对应的生产函数如下:

$$y_i = f(mk_{i-1}, l_{i-1}), m > 1, y_i = f(k_{i-1}, l_{i-1})$$

假设前一期的投入决定了后一期的产出。表示质量系数,对应高质量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同样一单位的资本投入,第一个生产函数意味着 m 单位的投入,而第二个生产函数意味着一个单位的投入。给定要素需求函数,可以得到类似于第一部分的分析:如果要素市场也存在高收入和低收入消费者,那么供给的调整比较缓慢的情况下,高收入者之间的竞争会挤出低收入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要么减少对该要素的消费,要么寻求低质量的要素消费。给定上述市场分层过程,要素市场会带来

比产品市场更严重的后果。

令收入差距为 D , 且 $D_1 = f_{i-1}^A - f_{i-1}^B$, 同时, 还假设在 $t-1$ 期两类消费者都消费高质量的生产要素。由于收入差距扩大, 高收入者之间的竞争加剧会抬高 t 期高质量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高收入者继续增加消费高质量的生产要素, 而低收入者有四种可能的选择: (1) 由于自身收入的增加, 但是, 由于增加的有限, 所以, 增加的高质量的消费要低于高收入者群体; (2) 减少高质量的资本要素的消费而不增加低质量生产要素的消费; (3) 不再消费高质量的生产要素转而消费低质量的生产要素; (4) 减少一部分高质量生产要素的消费, 还增加对低质量生产要素的消费。不管什么情况, 低收入者在 $t+1$ 期的收入会进一步低于高收入者, 也就是说, 收入差距会通过要素市场产生自增强机制—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图3描述了第(2)、第(3)两种情况。收入差距的存在带来的高收入者之间的竞争抬高了高质量生产要素的价格, 于是低收入群体 B 选择减少高质量要素的消费, 即收入从 y_{i-1}^B 下降到 y_i^B , 或者下降到 $y_i^{B'}$ 。可以看到, 相对于 $t-1$ 期的收入差距而言, t 期的收入差距 $D_2 = f_i^A - f_i^B$ 明显要大于 $D_1 = f_{i-1}^A - f_{i-1}^B$ 。这说明, 要素市场分层的结果将是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素市场的分层会带来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一现象在教育市场表现的尤为明显。择校费的不断增加让那些来自相对贫穷的家庭而没有考取的重点学校孩子通过择校费的方式进入好学校的几率越来越小。

三、市场分层的经济影响

研究得知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市场分层, 如果市场分层发生在消费品则会扩大低收入消费者和高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差距, 进而扩大二者之间的需求结构的差异; 如果市场分层发生在要素市场则进一步扩大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未来的收入差距。在这一部分, 将对市场分层的经济影响进行一般性的考察, 分别考察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1. 市场分层与消费差距扩大

分层的产品市场中, 高低收入者消费同类但不同质量的产品。收入差距越大市场分层更加明显, 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差距扩大。高质量的产品一般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效用, 因此, 从福利角度来看, 二者的福利差距也扩大。人们一般看来, 收入差距扩大必然福利差距扩大, 但是, 通过市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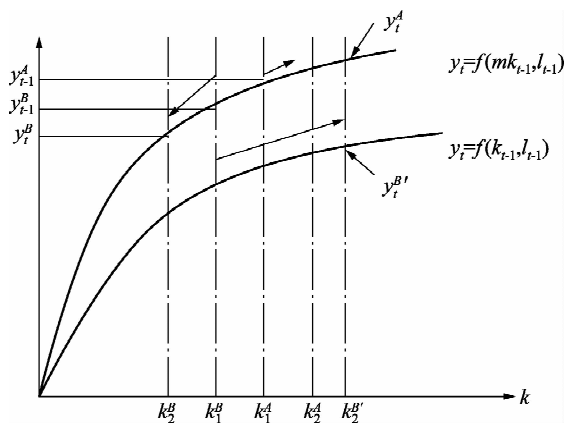


图3 要素市场的分层

注: k_1, k_2 表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要素 k , 分别对应 $t-1$ 期和 t 期。 y_i^B 和 y_{i-1}^B 表示低收入生产者在 $t-1$ 期和 t 期的产出, 类似的, y_i^A 和 y_{i-1}^A 表示高生产者在 $t-1$ 期和 t 期的产出。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层机制, 高收入者将低收入者挤出部分市场进一步扩大了福利差距。这就是市场分层机制的力量。

2. 市场分层、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

人类经济历史上, 产业升级的失败案例很多。比如拉美经济体的阿根廷, 巴西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 这些经济体经历一定时间的快速发展之后, 经济陷于长时间的停滞状态, 这种现象也常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了4400美元(2000年美元), 步入中高收入国家。与此同时, 中国也面临了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 原有增长模式需要改变的情况。大量研究表明(林毅夫, 2012), 产业升级是摆脱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路径。而本文发现, 收入差距扩大会制约产业升级, 其作用机制主要有两个: 一是收入差距扩大制约了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进而制约了对高质量产品的市场规模; 二是收入差距扩大会限制低收入群体的要素积累, 进而不利于整个经济的要素积累, 比如人力资本。

(1) 市场分层与需求规模。产品市场分层其实是需求结构的差异, 对于高收入者而言, 他们之间的竞争,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 价格水平提高会将低收入者排除在高收入者市场中。这样, 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需求差异就会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而扩大。一方面高收入者对面向低收入者市场的农村市场生产者或欠发达地区生产者生产的产

品的有效需求不是很多,另一方面,低收入者对面向高收入者市场的城市生产者或发达地区的生产者的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两类企业扩大国内市场的努力会受到收入差距扩大的阻碍,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还有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贸易会减少,收入差距越大越显得明显。国内地区贸易的缓慢增长不仅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导致区域分工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优势的企业不得不依赖国际贸易,从而国家的经济的外向型增强。

对于中国而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影响之一是内需不足,那些高附加值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受到收入差距过大的抑制。因此,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已有文献表明,对质量的需求是收入的函数。收入越高对质量的需求越多。而如果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多,那么对于高质量产品的市场规模就受到限制,企业投资研发创新或者提高质量就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较低质量的产品的市场规模还仍然较大。

(2)市场分层与要素积累。要素市场的市场分层导致低收入群体能够买到的高质量的要素的数量下降,因此他们降低质量减少投资,从而引起群体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个群体如果是地区的话,那么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会更加缓慢,而如果是代表性家庭的话,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资的质量或数量会降低,这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后代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不利影响。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对于劳动力市场就业日趋重要。低收入家庭的劳动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很可能会导致这些人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够而处于就业市场的边缘,这些群体的数量庞大的话,那么会出现很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而且教育市场的分层(要素市场分层的一种)制约了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Perotti(1996)的工作验证了这一个结论。

教育服务的供给弹性在短期内非常小(市场分层比较明显),因此,对于优质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学生择校而言,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就取决于家庭收入。如果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收入阶层就掌握了择校费的定价权,根据市场分层模型,面对同一种商品,高收入阶层的支付意愿明显的高于低收入基层,当收入增长速度

差异太大,高收入阶层将推动择校费不断上升使得低收入家庭无法承受。于是,教育市场开始分层。低收入家庭退而求其次选择收费较低当然教学质量比较差的学校,而高收入家庭选择收费较高的学校。这种分层导致两种结果:首先,从学校而言,好学校面对的高收入家庭,他们收取的费用较高,为他们进一步发展包括聘请优秀教师提供了基础,相反,质量差的学校面对的是低收入家庭,他们收取的费用比较低,要是政府给予的财政补助不足的话,这些学校从学费中获得的发展资金有限,他们也还是请不起好老师。这样,质量差的学校教学质量越差,质量好的学校质量越好。学校的差距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低收入家庭孩子如果不能考取好学校就只能接受低质量的教育投资,从而他们未来的投资收益也低于高收入家庭,而且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教学质量的差距扩大,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所获得教育收益也越低,从未来来看,低收入家庭的后代也将继续面临低收入的命运。社会分层将愈加严重。在城市,教育和就业联系紧密;改革以来城市里教育的回报显著提高(Zhang等,2005)。在农村,最近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在非农就业中越来越关键,劳动力市场越发达,人力资本回报越高(Zhao,2007)。教育不平等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收入差距扩大通过市场分层制约产业升级,要素积累那必然会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

四、市场分层与政府行为

对于微观个体而言,收入差距扩大会通过市场分层这一机制会影响居民的短期消费,要素积累;从宏观层面,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制约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那么,是否存在合适的政府政策有助于缓解市场分层机制的作用效果呢?答案是肯定的。从长期来看,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使得收入分配趋向公平自然是政策的着力点之一。而且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政策有很多,包括税收政策,补贴政策,转移支付等,而收入分配的现状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调节收入分配是一个长期工程。基于市场分层模型,还能找到相关的可能性政策。

1. 健全市场经济:反垄断,竞争与市场分层

从图2可以看到,如果供给弹性无穷大,则收入差距扩大的市场分层机制就不存在了。这启示

增强产品的供给弹性。增强产品的供给弹性无非是通过:(1)反垄断,保持市场的竞争性。根据市场分层模型,产品的性质也影响分层的程度。当产品的供给弹性比较大的时候分层的程度比较小。而维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降低进入壁垒对于增强产品的供给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里,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倾向于降低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收入者之间的竞争对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对于同一类产品,市场越竞争,市场的供给弹性越大,而供给弹性的扩大会缓解收入差距通过市场分层的作用效果;(2)逐步减少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每个省的产品的供给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全国市场是统一的,那么省内的供给条件对于产品市场的分割的影响就比较小了。而市场分割分为自然性市场分割和制度性分割两种(宋冬林等,2015),所谓自然性市场分割是指,由于地理等自然因素造成的交通成本过大引起的天然的市场分割,对于这类市场分割,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逐步克服。而所谓制度性市场分割就是由于地方政策导致的分割。这种分割由于牵涉的利益众多,而且通常积重难返,所以,短期内调节也并不容易。

增强产品的供给弹性的另一个方向是降低准入门槛。降低准入门槛由于企业更加方便的进出,这样产品的供给弹性相对更大。增强产品的供给弹性还可以通过适当的进口来实现。当国内的市场的供给弹性有限的情况,通过进口国际市场的产品有助于增强产品市场的供给弹性。

2. 调节要素市场:教育

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要素市场分层的危害更为严重。教育市场的分层可以近似的看作某种要素市场分层。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在收入差距过大的背景下只会导致教育不平等。在存在收入差距扩大机制的社会里面,基础教育的市场化只能够加速收入差距扩大,而且穷人将永远是穷人的概率会增加。这样社会层次的流动性会因为教育的不平等而板结,不利于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加大农村或者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公平和机会的均等,尤其是在教育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当地的居民往往也是人均收入很低的地方,只有通过财政的倾斜,促进教育资源向这些地区的流动,才有可能逐渐改善这些地区

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最终促进社会阶层代际间的合理流动。

除了产品市场的供给弹性,要素市场也有供给弹性之说。要素市场的供给弹性更多的是要素流动自由程度。促进要素的跨省,跨区域的自由流动是促进要素供给弹性的必然要求。具体有三个方面:(1)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不过城乡二元分割的还明显存在于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其核心是户籍制度。如何让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是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我国城镇化进展是否顺利的关键;(2)促进高教育水平的合理配置。由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这造成了大城市的户口指标紧张。由于户口指标在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和大型事业单位,而民营企业的户口指标特别少。所以很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户口不得不先去自己可能不喜欢的行业工作,这是劳动力资源的一种错误配置;(3)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包括企业层面的自由流动和地区层面的自由流动。企业层面主要是针对我国金融体系信贷资源过多的偏向国有企业而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之前的利率管制等因素。因此政府积极巩固利率市场化的成果,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促进信贷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中小民营企业。与此同时,地区层面的资本自由流动主要针对地区之间的保护主义而言。为了保护当地企业,地区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因此打破地区保护主义,使全国市场统一也是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方向。

五、结论

通过构建市场分层模型,认为当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共同竞争同一种商品的时候(供给弹性较小的商品),高收入者会掌握较大的市场力量,提高商品的出价,迫使低收入者退而求其次选择低端商品,于是出现市场分层。当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这种分层现象更加明显。收入差距的危害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阐释。同时,国际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带来市场分层的结果,发达国家掌握一些关键要素的定价权,从而导致了很多人发展中国家只能在低端市场购买投资品。这一机制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思考。

根据市场分层机制,看到的将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这当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存在其他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市场分层机制的不利影响呢?作为一种猜测性描述,除了政府的收入再分配,私人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创业的自由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只有这二者同时达到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流动性和机会的公平。贫穷的家庭通过优质的教育可以在后代中获得改变,创业机会的公平保证了教育投入和产出基本对称。当然这是长期的战略措施,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做的有很多,比如基础教育的公平,反腐败等。抛开这些长期的措施,从市场分层模型中能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主要包括:(1)调节分层的要素市场。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要素市场分层的危害更为严重。教育市场的分层可以近似地看做要素市场分层。重

新审视基础教育的市场化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在收入差距过大的背景下只会导致教育不平等。在存在收入差距扩大机制的社会里面,基础教育的市场化只能够加速收入差距扩大,而且穷人将永远是穷人的概率会增加。建议限制基础教育民营化的步伐,同时,政府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2)不断完善市场,促进市场有效竞争,防止市场垄断的出现。根据市场分层模型,产品的性质也影响分层的程度。本文发现,当产品的供给弹性比较大的时候分层的程度比较小。而维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降低进入壁垒对于增强产品的供给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里,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倾向于降低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收入者之间的竞争对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因此,建立健全反垄断的法律体制,改善市场竞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危害。比如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会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进一步下降。

参考文献:

[1] Arne Bigsten and Jörgen Levin.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A Review [R].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No 3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Göteborg University, 2000.

[2] Alesina A, Rodrik D.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 (2): 465 - 490.

[3] Alesina A, Perotti R.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40, (6): 1203 - 1228.

[4] Bils M, Klenow P J. Quantifying Quality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1, (4): 1006 - 1030.

[5] Deininger, K., and Squire, L.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asset inequalit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7): 259 - 287.

[6] Deininger K, Squire L.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7, (2): 259 - 287.

[7] Junsen Zhang, Yaohui Zhao, Albert Park, Xiaoqing Song.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1988 to 2001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 730 - 752.

[8] Murphy, K.,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Income Distribu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04): 537 - 564.

[9] Perotti, R..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 (2): 149 - 187.

[10] Robinson. S. A Note on the U Hypothesis Rel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6, 66, (3): 437 - 440.

[11]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 (1): 1 - 28.

[12] Zhao Litao.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J].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2007, 2, (1): 30 - 47.

[13] 李丽娜. 缩小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对策研究 [D].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14] 林毅夫. 中国奇迹: 回顾与展望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5]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6] 宋冬林, 范欣, 赵新宇. 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市场分割吗? [C].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2015.

[17] 王检贵. 倒U现象是不是一条经济法则? ——对罗宾逊经典结论的质疑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0, (7).

[18] 王小鲁, 樊纲. 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5, (1).

[19] 张车伟. 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 “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5, (12).

[20] 张军.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J]. 北京: 金融市场研究, 2013, (16).

Income Disparity, Market Stratific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YANG Xiao-ke¹, LIU Lian¹, TAN Hua-qing²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248, China;

2.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imple model of market stratification to analysis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n the economy. This model can unify some other mechanisms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market scale mechanism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 education investment mechanism (Perotti, 1996) and mechanism of society stability (Alesina & Perotti, 1996). In addition, we can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n the gap between consumption,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industry upgrading.

In particular, we firstly build a model of market stratification with the basic supply-demand rules. We assume that in a market with households who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One is households with high income and the other one is households with low income. Under a certain conditions on supply elasticity, we can find, if the income gap is enlarging as the income increased more for the higher income group,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 consumers in the higher income group will lead to an increasing market equilibrium price. This will hinder or even reduce the demand of consumer in the low income group. For a substitution, the consumer in the low income group could pursue some other market with low quality. To what extent the market stratification will be heavily depends on the market features especially the elasticity of supply. For market with larger supply elastic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stratification will be low or even trivial. If otherwise, such mechanism would bring large effect on the market. If the market stratification occurs in final goods market, this mechanism would hinder the demand of goods with high quality of consumers with low income. It could enlarge the gap of consumption among the two groups and the welfare. If the stratification happens in intermediate input market like human capital, the increasing income gap could bring a bad effect on future income for the two households. Because the future income of households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human capital they accumulated. So if the income gap is widening, the mechanism could play a role in raising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intermediate input such as education or human capital. The households will find that it is too expensive to invest in human capital if they are constrained with borrowing. Therefore, the enlarging income gap will predict a larger income gap for the future between the low income group and high income group.

As Kuznets (1955)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s not necessary ba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ppropriate market stratification can also be goo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an bring some variety to the economy and the number of firms could increase. But, if the market stratifi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intermediate goods markets become worsens will discourag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consumers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market level tends to have different idea about life. What's more, when the households in the low income group will be frustrated if they find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enough or high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can threaten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market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we can find tha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ill make an impact on industry upgrading. That is, the heavy inequality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s not good news to industry upgrading. If the demand for quality of goods is a function of income (Bils & Klenow, 2006), the enlarging income gap could be hazardous to industry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such mechanism, if the wealth is occupied by a small fraction of households and most of households are low income. So the demand for goods with higher quality will be limited while demand for goods with low quality will be still large. Therefore, for most of firms in such economy will not have enough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R&D or in increase the goods quality. So if we cant adjus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dustry upgrading.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supply side and decrease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dispar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need a more competitive market for the products and factors. In addition to the policy of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policies focus on increasing the elasticity of supply of market is helpful.

Key Words: income disparity; market stratification; demand structure; industry upgrading

(责任编辑:鲁言)